佛本行集經/卷04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九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

五百比丘因緣品第五十

爾時，諸比丘白佛言：「希有世尊！云何舍利弗有五百波離婆闍迦刪闍耶弟子，已墮邪見曠野嶮道，行顛倒行，其舍利弗乃能教化將詣佛所，佛見彼已，教捨邪見曠野嶮難，於諸苦中而得解脫？」作是語已，佛告諸比丘：「汝諸比丘！是舍利弗，非但今日將五百刪闍耶弟子波離婆闍迦，墮大邪見曠野嶮路，行虛妄行，還復化令來至我所，得免邪見虛妄顛倒，於苦惱中而得解脫。往昔亦當將領如此五百人等，墮厄難中，時舍利弗亦復將導來詣我所，我於彼時，亦救彼厄，免諸苦惱。」

諸比丘言：「唯然世尊！願為解說。」

爾時，佛告諸比丘言：「我念往昔，有一馬王，名雞尸，形貌端正，身體白淨，猶如珂雪，又若白銀，如淨滿月，如君陀花，其頭紺色，走疾如風，聲如妙鼓。於彼時間，閻浮提有五百商人。時諸商人，欲入大海，辦具資粮，持三千萬、種種貨物；復持十萬以為資粮，擬於道路，興販取利；復有別財，用擬船師。如是具辦漸漸而行，到大海際，即祠海神，備諸船舶，復雇五人，其五人者，一者執船，二者持棹，三者抒漏，四者善巧沈浮，五者船師。是諸人等，又相告語：『所有罪過，清淨懺悔。』又復教令入海之法，然後始入，求覓珍寶。時諸人輩，至其海內，忽值惡風，吹其船舫，至羅剎國。時羅剎國，其國多有羅剎之女。是時船舶欲到彼國，大風飄搏，船悉破壞。時諸商人，各運手足，截流浮去，欲詣彼岸。時羅剎女，聞彼大海有船破壞，羅剎女等即往救接，一時捉得五百商人，共彼商人，五慾自娛，歡喜踊躍；時羅剎女，已共商人，生男生女，方始將彼諸商人輩，置一鐵城。既安置已，變化本形，令使端正可憙過人，纔不及天，或作童女，或復化作不久嫁形，化是身已，香湯澡浴以香塗身，著種種衣，種種瓔珞，

莊嚴其身，首戴種種妙花天冠，一切身處，垂諸花瓔，以為旒蘇。復以妙花，莊挍其身，花為瓔珞，於花鬘處，懸以寶鈴，捷疾走行，詣商人所。到其所已，語諸人言：『是諸聖子莫有恐也，諸聖子等莫有愁也。過汝手來，過汝臂來，過汝腕來。』是時商人，窮極護命，恐怖畏死，遂於彼所，起實女想，與其手臂。時羅剎女，渡諸商人於大海中，既渡之已，慈言哀愍，語諸商人：『善來聖子！從何遠來？汝等聖子！來與我等可為夫也，憐愍我等，為我作主。我等今者無人愛念，汝為我等作歸依處，除滅我等憂煩愁惱，為我等輩當作家長，我等依法承事汝輩，不令虧失。汝諸聖子！可來我家，以歡喜心，受五欲樂。汝等勿憂，汝等勿怖，一切家業，我當備辦，凡有所須，我等皆有。其海大神，必於我所，深生憐愍故將汝輩來我所耳。』

「爾時，一切諸商人輩，咸共告彼羅剎女言：『善哉姊妹！汝等安心，可少時住，乃至令我當散愁憂。』時諸商人，各住一廂，其心惻愴，舉聲啼哭，或有人言：『嗚呼父母！』或有唱言：『嗚呼兄弟！』或復唱言：『嗚呼姊妹！』或復唱言：『嗚呼所愛諸親眷屬！』或復唱言：『嗚呼宗族！我等今者已離親戚。』或復唱言：『我等今者離所愛戀。』或復唱言：『嗚呼妙地閻浮境界！』作如是等悲號啼哭種種之聲。又相告言『嗚呼裁忍！』作是語已，各吐熱氣，共相慰喻，迭互安心。詣羅剎城漸漸而行，未到彼城，於其中路，見有一所，其地寬廣，皆悉平正，無有荊棘沙礫瓦石，一切塵土皆悉無有，生諸青草，其草繁茂，甚大傭直，可愛可樂。有好樹林，其林花果，枝葉扶踈，狀若青雲鬘翳垂布，是大林處，廣大無邊。時彼林所，一切樹木，我今當說。

「那迦多摩羅樹，迦尼迦羅樹，阿濕波他樹，尼拘陀樹，烏徒婆羅樹，波羅叉樹，可閣囉樹，迦離囉等。種種諸樹。

「復有種種香花之樹，彌滿彼林，其花樹者，所謂阿題目多迦花樹，瞻波迦花樹，阿輸迦花樹，波多羅花樹，波利師迦花樹，拘蘭荼迦花樹，拘毘陀羅華樹，檀奴沙迦梨迦花樹，目真隣陀花樹，蘇摩那等，種種花樹。彼等諸樹，或始出萠者，或有已成萌者，或復欲開敷者，或已成華，或華開已而萎落者，有如是等香華雜樹。復有種種諸果子樹，所謂菴婆羅樹，閻浮果樹，俱閣果樹，破那婆樹，鎮頭迦樹，呵梨勒樹，毘醯勒樹，菴婆勒樹，有如是等種種果樹。其諸果樹，或生或熟，或有成熟始可食者，或有過熟已墮落者，或始花者，復有如是種種諸樹。

「復有諸鳥遊集其上，所謂鸚鵡鸜鵒等鳥，俱翅羅鳥，孔雀王鳥，迦陵頻伽鳥，命命鳥等，如是無量種種諸鳥。

「復有種種雜花池沼，所謂優鉢羅花，鉢頭摩花，拘物頭花，分陀利花，如是等花彌覆池上。於其池中，復有諸鳥，所謂鴻鵠鳧鴈崑崙鴛鴦等鳥，遊戲池中，光嚴彼池，觀者欣悅，能滅憂煩。其羅剎城，四壁潔白，狀如珂雪，又如冰山。其城在地，若遙觀者，乃見彼城，如白雲隊從地湧出。其諸城上，復有樓閣，種種却敵，周匝女墻，四廂隍塹。其塹岸上，欄楯圍繞，或有樓閣。其樓閣中，有諸窓牖，復有天宮臺殿堂閣，欄楯齊整。其諸閣道，微妙端嚴，寶帳幃蓋，彌覆其上。其城周匝，建諸幢幡，施設寶案，於香爐中，燒諸妙香。

「爾時，諸羅剎女將諸商人，向彼城已，教脫舊衣，以諸香湯，沐浴其體，令坐種種妙勝之座，以五慾具，而娛樂之，五音諸聲，於前而作，以如是等種種方便，經於久時，受大快樂，歡喜悅悆，迭相娛樂。後時彼諸羅剎女等，告諸商人：『善哉聖子！是城南面，不得從彼出向某處。』時諸商人，有一商主，智慧深細，聰明利見，即生疑念，作是思惟：『以何等故？此之諸女，斷我等輩，於南面處，不聽行過，詣於彼所？我應可伺諸女睡臥如是之時，尋於此道，往至其女所禁之處，次第觀看，欲知彼處善惡之事，若其知已，即當如事應行方便。』

「爾時，商主作是念已，即伺彼諸羅剎女等臥睡眠已，遂從臥床安詳而起，不令有聲，即執利刀，從家而出，尋逐意趣，漸漸前進。至於少地，見一微徑恐怖之所，無有草木，甚可畏懼，乃聞有人大叫喚聲，狀如叫喚大地獄中苦痛之聲。聞此聲已，遂大怖畏，身毛皆豎，默然而住，良久喘定，漸安身心，氣力稍增，還詣彼道，漸漸復進。其路未遠見一鐵城，其城高峻，乃是所聞聲出之處。詣彼城已，周匝巡行，而不見門。到於北面，見有一樹，名曰合歡，近城而生，其樹高大，出於城上。時彼商主，見斯樹已，即上其樹，觀看城內，見彼城中，多有人死，過百餘數，或有死者，已被食半，或命未斷，半身支解，或有飢渴逼惱而坐。或復消瘦，唯有筋骨，眼目欠陷，如井底星，迷悶在地，頭髮蓬亂，塵土坌身，甚大羸瘦，各相割肉而噉食之。以是因緣，作大叫喚，如閻羅王所居之處，見諸眾生，受大苦惱。是大商主，見是事已，亦復如是生大恐怖，身毛皆豎。時大商主，復經少時，安心定意，恐怖稍除，氣力漸生，即以手捉合歡樹枝而搖動之，一枝動已，舉樹枝葉互相振觸，而有聲出。

「爾時，受苦諸人等輩，聞是聲已，仰觀城上，見彼商主在合歡樹，見已悲呼！而問之言：『汝是誰也？為是天耶？為是龍耶？為野叉耶？為乾闥婆？為阿修羅？為迦樓羅？為緊那羅？為是摩睺羅伽？為是帝釋憍尸迦耶？為是天尊大梵王耶？或能見我在於厄難，

憐愍我輩故來至此，欲來救拔我等苦也。』時彼人輩，合十指掌，頭頂遙禮，哀泣發聲，仰面上觀，作如是白：『善哉仁者！當於我輩，生大慈愍，脫我此難，我等皆是愛別離人，汝今應當濟拔於我，作是方便，令我等輩還能到於親愛之所。』爾時商主，從彼苦人聞是語已，欝怏不樂，身心悲惱，而報彼言：『是諸人輩當知！我今非是天也，亦非龍也，乃至我非大梵天也。但我等輩，從閻浮提，興生至此，為求財故，入於大海，我等將欲至於陸地，忽遇大風，船舶破散，值諸婦女，來至我邊，濟拔我等。從爾已來，我輩常共如是諸女，歡娛受樂。我今云何能濟汝苦？』是時商主復問彼言：『汝諸人等！云何在此受如斯事？』彼苦人輩即答言曰：『善哉善人！我等今者亦復如是，從閻浮提，興販商賈，為財寶故，來入大海，欲至彼岸，遇值惡風，吹壞船舶。我等彼時，亦遭如是羅剎之女，濟度彼難，亦復共我，受五慾樂。但聞汝等有如是聲，是羅剎女即知大海有船破壞，於彼之時，將我等輩置鐵城中。我等來日，行人同伴亦五百人，入此城來，已被他食二百五十，今惟二百五十人在，我等亦共彼輩和合，生於男女。彼羅剎女，語言微妙，其聲婉媚，但彼女等貪食肉故，共生男女，悉還食盡。汝諸人輩！慎莫共彼受樂娛樂。何以故？彼甚可畏，無愛心故。』是時商主，復問彼言：『諸人等輩！頗有方便，得脫如此羅剎難不？』彼即報言：『有一方便。』商主復問：『方便如何？善哉為說。』彼等報言：『十五日滿四月節會大喜樂日，月與昴宿合會之時，有一馬王，名曰雞尸(隋言多髮)，形貌端正，見者樂觀，白如珂貝，其頭紺黑，行疾如風，聲如妙鼓。彼所停處，乃有粳米，自無糠糟，甚大鮮白，香美具足，彼馬所食。食是米已，來詣海岸，露現半身，口出人聲，而作是言：「誰欲渡彼大鹹苦水？」如是三說，「我今當令安隱得渡鹹水彼岸。」汝等若值如是馬者，即得免難，唯有此事，更無餘也。汝等！若欲脫諸難者，勿泄此言。』商主復問：『汝等頗復曾見雞尸馬王如此已不？汝若見者，何不親近？汝若親近，何不渡汝？汝初得聞，從誰而聞如此之事？虛也實也？』彼等報言：『善哉仁者！我從虛空，聞如是聲：「閻浮提內，諸商人輩，愚癡無智。所以者何？不能至彼昴月交合十五日滿是大節會歡樂之時，四月節中，不能詣彼北道而行，若行彼處，應見馬王，形貌端正，觀者無厭，食淨粳米，從於彼處，來詣海岸，露現半身。日別三時，唱如是言：『誰欲渡彼大鹹苦水至於彼岸？我能安隱渡之令過，從於此處得至彼岸。』」眾人聞已，而有信者，尋虛空聲，詣於北道馬王之所。雖往其所，不受彼言，而復還歸。我等皆由愛羅剎女，是故如此，今受是厄。』是時商主，復問彼言：『汝等去來，可共詣彼馬王之所？』彼等報言：『我欲上城，城即增長，掘地欲出，其孔還合，我等是處，無解脫期，我輩必為羅剎女食，何當得見彼親眷屬？汝等人輩！慎莫放逸，隨意所去，速詣父母及自眷屬，還歸本鄉。唯願汝等！心意和合。我等人輩，本生某處，某城某邑。善哉汝等！若至彼處，為我等輩，問訊父母及餘諸親朋友知識。』作是語已，復告彼言：『汝等後時，更莫發心向彼大海。何以故？於大海內，有諸恐怖，所謂海潮，

或時黑風，水流漩洄，低彌羅魚蛟龍等怖，諸羅剎女，如是等怖。大海之中，多種畏難。汝等人輩！但在彼處，以諸方便，隨宜活命，乃至傭力，亦可存濟，以是方便，得共父母妻子眷屬，不復分離，能行布施，多造福業，嚴持齋戒。』

「是時商主，聞彼語已，生大恐怖，遂即從彼合歡樹下。下彼樹時，彼諸人輩，一時發聲，叫喚啼哭：『嗚呼大苦！嗚呼極苦！閻浮提內微妙之地，何當復能得見彼處？我若本知有是厄難，寧住在彼，飡噉牛糞，用為活命，不為求財而來此也。』爾時商主既下樹已，依著來道，還向本處，見彼等輩，諸羅剎女，猶故睡眠。商主爾時，還即眠臥，至於天曉，便作是念：『云何令彼諸商人輩得知此事，而不令彼羅剎女覺？我今若當輒出是言向彼說者，是即漏泄，若其漏泄令彼羅剎諸女聞者，恐將我等至厄難處。我之此語，應須隱默，乃至四月，臨當節會大歡樂時，馬王來日，乃可出言而告彼等。所以者何？昔有偈說：

「『凡於知識處，　　輕陳心實者，

　其事當泄漏，　　聞者各各傳，

　是以怨所得，　　便受大苦惱。

　故有智慧者，　　惟不漏其言。』

「爾時，商主思惟是已，隱默而住，乃至四月歡樂會時，方始告彼諸商人言：『善哉諸人！汝等今者慎莫放逸，莫生戀著，勿生愛心，或貪婦女，或貪飲食及餘資財。我於汝等，極生憐愍，我今密語，欲相示告。汝諸人輩！若見諸女睡安隱時，可共集會，同向某處。』

「時諸商人，聞彼商主說是語已，猶如師子在於山林，忽大哮吼，有諸凡獸，在彼山邊，聞其吼聲，生大驚怖，各相謂言：『我等今者未脫大海可惡之事。』時彼商人過彼日已，遂至夜內，見彼羅剎一切諸女躭著睡眠安隱而臥，私密盜竊，從臥床起，各各咸共詣彼期處。詣彼處已，白商主言：『善哉商主！所見之者，願為我說，或從他聞，憐愍我故，利益我故，願為說之。』是時商主，報商人言：『汝等知時，密於是事，乃能為說。』彼等報言：『我等實語，聞是事已，皆悉密持。』

「爾時，商主即告彼等說前見事。諸商人等，從大商主聞是事已，憂愁不樂，甚大悵怏，恐懼戰慄，白商主言：『善哉商主！我等今當宜可速至彼馬王所，願我等輩，安置得達閻浮提內本生之處。』時諸商人并及商主皆共聚集，詣彼雞尸馬王住所。

「爾時，馬王食彼無糠自然粳米清淨香美，如是食已，至於海岸，露現半身，以人音聲，而三唱告：『誰欲樂渡鹹水彼岸？我當安隱負而渡之令到彼岸。』時諸商人，聞彼馬王如是語已，歡喜踊躍，身毛皆豎，合十指掌，頂禮馬王，作如是言：『善哉馬王！我等欲渡樂至彼岸，願濟我等，從水此岸達到彼岸。』爾時馬王告諸商人：『汝等當知！彼羅剎女不久應來，或將男者，或將女者，顯示於汝，慈悲哀哭，受於苦惱。汝等於時，莫生染著愛戀之心。汝等若起如此意言：「彼是我婦，彼是我男，彼是我女。」汝等假使乘我背上，必當墮落，為彼羅剎之所噉食。汝等若作如是意念：「彼非我許，我非彼物，非我男女。」於時汝等，設使以手執我一毛而懸之者，我於是時安隱將送汝諸人輩渡彼鹹水，達到彼岸。』作是語已，是大馬王告諸商人：『汝等今者可乘我背，或執身分脚足支節。』時諸商人，或上背者，或執支節脚足分者，爾時馬王負彼商人，出哀愍聲，飛騰空裏，行疾如風。

「爾時，彼諸羅剎女輩聞彼馬王哀愍之聲，復聞走聲狀如猛風，忽從睡覺，覓彼商人，悉皆不見。處處觀看，乃遙見彼諸商人輩，乘馬王上，或執諸毛鬚鬣支節，乘空而去。既見是已，速將男女，馳走奔赴，至於海岸，發慈愍聲，哀號啼哭，作大苦惱，各作是言：『汝諸聖子！今者捨我，欲何所去？令我無主，汝是我主，汝等於先墮在海難大恐怖中，我等渡汝，唯願汝等與我為夫。汝等今者捨背於我，欲詣何所？汝等今者無恩無義，何故相棄而不報恩？我等若當於聖子邊，有所違犯，今乞懺謝，從今已去，不作諸惡。汝諸聖子！凡善男子，不得懷抱結恨慍恚，汝速迴還，今何所詣？捨離我等。諸聖子輩！汝等如其不用我者，今此男女，可收將去。』時羅剎女，雖作如是慈流言語，雞尸馬王，仍將彼輩五百商人，安隱得渡大海彼岸，到閻浮提。

「諸比丘！於汝意云何？若疑於時雞尸馬王，豈異人乎？勿生異念，即我身是。五百人中，大商主者，豈異人乎？即舍利弗比丘是也。五百商人，豈異人乎？即刪闍耶波離婆闍迦諸弟子等五百人是。我於彼時，以此五百諸商人等至厄難處，墮於如是羅剎女邊，後羅剎女復欲將彼隨意處分。當於爾時，是舍利弗將詣我所。我於彼時，救其苦厄，得渡鹹水達到彼岸。今者還復至刪闍耶邪見曠野嶮難之中，乘虛妄路，舍利弗，於彼之處示教化已，將詣我所。我於邪見曠野之中，化令得脫渡生死海。諸比丘！如來乃往未得佛時，能作如是大利益事，是故汝等！當於佛所，應生尊重恭敬之心，生希有想。汝等

比丘！應如是學。」

佛本行集經斷不信人行品第五十一

爾時，婆伽婆度長老舍利弗及目揵連五百人等，得出家已，具足眾戒，從摩伽陀國，次第遊行，從一聚落，至一聚落，歷諸村邑隨意而行，漸漸歸還到王舍城(摩訶僧祇師作如是說)。（其迦葉惟師復作異說，乃言：「如來至南方山處處遊行，而復迴還至王舍城。」）於時多有大威神者，有大威力，諸善男子，於如來所行於梵行。於時多人，道說毀呰，各各唱言：「沙門瞿曇，當令我等無有子息，令我等輩，破家散宅，絕我後胤。沙門瞿曇！已度髻髮一千人等，令遣出家。沙門瞿曇！從刪闍耶波離婆闍迦邊亦復劫奪五百弟子，令使出家。今者復有摩伽陀國諸大威德大威力等諸善男子，當至其所，行於梵行。」彼諸人輩，見諸比丘來於前者，各各說偈，而相謂言：

「是大沙門還，　　踰南山詣此，

　已度波闍等，　　今復將誰去？」

爾時彼輩諸比丘等，聞諸他人說如是偈，心生慚愧，便至佛所竹園之內，以所聞偈而向佛說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當知！如是音聲，不應多時唯至七日，七日之後是聲自滅，於一切處，無復更聞。諸比丘！雖復有人向於汝等說如是偈：

「『是大沙門還，　　踰南山詣此，

　　已度婆闍等，　　今復將誰去？』

「作是語者，汝等應以如此偈答：

「『世尊大丈夫，　　將人如法去，

　　既有如法行，　　智者何得違？』」

爾時，彼等諸比丘輩，於其晨朝，日在東方，著衣持鉢，入王舍城乞食之時，眾人見者皆說此偈，而相告言：

「是大沙門還，　　踰南山詣此，

　已度婆闍等，　　今復將誰去？」

時，諸比丘即以彼偈，報諸人言。

時彼諸人聞是偈已，作是思惟：「沙門釋子，凡所度人，教行如法，非不如法。」是故此聲在於七日，過七日已，一切皆滅，於一切處，不復聞也。

佛本行集經說法儀式品第五十二上

爾時，復有眾多外道波離婆闍迦，五日五日，恒常集聚為人說法，眾人大集詣彼聽受。以是因緣，諸外道輩波離婆闍迦等得大利養，恭敬尊重。於彼時間王舍大城摩伽國王頻婆娑羅，於佛法中深生正信，作如是念：「今者外道波離婆闍迦，五日五日恒常集聚，為他說法，多有人眾，詣彼聽受。以是因緣，諸外道輩大得利養，世人貴重供養恭敬。我於今者，亦集諸師，五日五日勸令說法，我應自往詣彼大會。彼大會內，若見我來時，一切人民，悉應來集。如是因緣，應令我師大得利養世間尊重。」思惟是已，至於佛所，具白斯事。

爾時，世尊因此起發，集比丘僧，而告之言：「汝諸比丘！我今已許五日五日令汝等輩集聚大會，為他說法，談論法義。」時諸比丘白言：「世尊！何法當說？何法不說？」時，諸比丘問此事已，佛告大眾諸比丘言：「汝等比丘！我今已許五日五日於其中間集聚眾已，歎佛功德，歎法功德，歎僧功德，歎信功德，乃至略說，讚歎戒行多聞功德，歎行布施，歎行智慧，歎行知足，歎行少欲，歎說頭陀，歎說遠離聚落城邑常在空閑，歎行妙行，讚歎利益，歎行精進，讚歎供養父母尊長，供養沙門及婆羅門，讚歎供養諸善知識，歎說善言，讚歎調伏諸根門者。讚歎節量諸飲食者，讚歎初夜及以後夜省睡眠者，讚生正念，讚相奉事。讚相諮問，讚聞領悟。讚受師教而不違背聞已奉行，讚聞法已而能正知，讚聞正法順法而行。歎說念佛，歎說念法，歎說念僧，歎說念天，歎說念施，歎念寂滅，歎念阿那波那。歎說念身，讚歎恒念不淨觀想，歎念死想，歎念飲食作不淨想。讚歎世間不可樂想，讚無常想，讚苦空想，讚無我想，讚歎斷想，讚離欲想，

讚歎滅想。及以讚歎觀白骨想，讚歎骨離想，讚歎膖脹想，讚歎欲壞想，讚歎半噉想，讚歎散想，讚半燒想，讚燒赤想，讚可惡想。亦應讚歎念諸功德，亦應讚歎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道分，讚解脫門諸解脫分，讚八勝處，讚歎三明，亦應讚說六通功德。」

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九